

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

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

白山出版社

兴安松

胡域博◎著



50.2
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

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

白山出版社

兴安松

胡域博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兴安松 / 胡域博著. — 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2. 3
(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·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)
ISBN 978-7-5529-0151-1

I. ①兴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9766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
邮 编: 110013
电 话: 024-28888689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责任编辑: 韩 光
装帧设计: 王 琪
责任校对: 崔传业
印 刷: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
成品尺寸: 165 × 235
印 张: 13.5
字 数: 210千字
版 次: 2012年3月第一版
印 次: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9-0151-1
定 价: 125.00元 (全五册)

第一章

这里素有高寒禁区之称，是让人能找到北的地方。

但新兵一班班长艾北斗，这几天却忙得差点找不到北了，迎接新兵入营的准备工作，今天总算到了最后阶段。遵照新兵营领导的指示，一排长何方亮带着二十多个班长，分别拿着锣鼓和喇叭，就站在团部营区临近大门口的道旁，锣鼓队的后面，还站着机动步兵连的战友们，正翘首以待新兵的到来。夕阳已触及远山之巅，一抹余晖染着道路两旁黛绿的小松林，照着战士们富有朝气的脸庞，盼望的眼神儿眺着门口方向，一种喜庆的笑意迎着夕阳的余晖，自然地映衬在一起，灿烂在脸上，也弥漫在心里。

残阳悄然隐去，暮色一片苍茫。只过了半个小时，彻人骨髓的寒气已逼得战士们，缩着手跺着脚晃着身子，以便驱走一些寒意。远远地看见两辆接站的大客车，鸣着汽笛，满载着陌生的还有些稚嫩的面庞，撩起一阵寒风，驶进了院区大门，车便减了速。

喧天的锣鼓咚咚咣咣地敲起来，伴着或长或短或缓或促的喇叭声，寒冷的空气中激荡着“欢迎新战友”的呼喊，这样的氛围或许能于无处不在的寒冷里，喊出些许心中的温暖。

就在新兵营门前的场地上，接兵回来的带队干部周谨和宋水清，把新兵名单和档案交给军务股长，军务股长开始呼点新兵的名字，进行随机分班。新兵班长们交还了锣鼓，欣喜地领着分到自己班的新兵，左右上下地打量着，像获了宝贝一样，热情地带到本班寝室。当艾北斗领着分到自己班的两个新兵时，不觉心中一沉。站在军务股长身边的新兵营

干部也哄地一声，笑了起来，这两名新兵，一高一矮，高个的右眼上缠着绷带，消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个趑趄；矮个的左脚受了伤，一瘸一拐的，身材虽然粗壮匀称，但走起路来却显出吃力的样子。

新兵营军医仇隐贞开着玩笑大声地说：“接兵干部目光很独到啊，不光挑了个‘瘸子’，还带来一个‘独眼龙’啊！”

“甭提啦，这是两个倒霉蛋，你们慢慢了解吧！麻烦仇医生给检查一下，看怎么处理处理！”周谨无奈地说。

周身寒气还未散尽的艾北斗，想着自己挨了这么长时间的冻，却迎来这么两个伤兵，像是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但还是故作热情地引导着两个战士，到了本班，后面跟着军医仇隐贞。班里早到的其他战士，帮着两名新来的，主动地整理行李，把铺位铺好。艾北斗要他们向全班自我介绍一下，以便大家能尽快熟悉起来。

高个的平静地站着，低沉地像个蚊子嘤嘤嗡嗡地说：“我叫金戈，大学毕业，来自山东，家是城镇的。”

矮个的唰地一个立正，高亢得几乎像虎啸一样：“我叫铁马，高中没读完，来自河南，家是农村的！”

“金戈铁马？还凑成个词啦！天下真是无奇不有，无巧不成书啊！你两个还真有缘，在家就认识？”军医听了他们的自我介绍，瞪大了眼睛，比听一个神话故事还觉稀奇。

“报告首长，我俩家在两省，在家无缘会面。只是在来这儿的半路上，才混了个脸熟，我也是刚刚知道他的名字。”铁马声如洪钟地说。

仇隐贞为他们做了检查，发现金戈的右眼睛球结膜有淤血，上下眼睑和眼眶周围呈乌青色：“怎么搞的？是不是途中打架了？”

“没有，是摔倒了碰伤的。”金戈的声音低得只有近距离才能听到，有些怯怯地说。

铁马的左脚踝肿得粗粗的，像个发面团子，在医生为他检查时，根本不在乎地喊道：“首长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扭了一下，过几天就好啦！”

仇医生分别为他们进行了处理，给金戈拿了眼药水和口服药，告诉他每天用热毛巾敷一下眼睛；又告诉铁马说：“你不要不当回事儿，先吃点活血化瘀的药，每天用热水泡脚，睡觉的时候把这只脚垫高点儿，

利于消肿。”

“你们两个可听清啦？必须按照医生说的做，明白不？仇医生可是医术最高明的医生。”艾北斗对这一高一矮的伤兵说，也是为了说给仇医生听。

艾北斗在仇医生走了之后，便开始训斥起新来的两个人：“你，金戈，个子挺高，声音不高，像个娘儿们似的；你，铁马，个子不高，声音太高，别一张嘴就像马叫似的，说话声音高低要分场合分情况，知道不？我最是个争强好胜的，一见你们两个，心里就窝火，一副残兵败将的熊样儿！”

“从小学到大学，老师就叮嘱，不要大声喧哗，嗷嗷叫的不文明，老师说，‘有理不在言高！’我没有大声说话的习惯。”

“从小到大我就放羊放牛，遛马喂驴的，不大声喊，它们也不听啊，就落下了不会低声说话的毛病。”

“你俩给我记住了，这里不是学校，也不是你家的牲畜栏，是军营！坏习惯要扳过来，臭毛病得打下去！”艾北斗又好笑又好气，一脸严肃地教训着。

晚餐集合哨响了，全营整队进入饭堂。来回的路上，甚至在吃饭的时候，艾北斗就在想，全班九个新兵已经齐了，来自不同的省份，不同的家庭背景，不同的教育程度，不同的个性特点，怎么能把这帮小子转变成合格的军人呢？艾北斗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思虑这个问题，心里不住地给自己打气儿：“你就是个歪脖子柳树，我也要把你捋直了；你就是个炸着刺儿的刺猬，我也要给你理顺了！”

晚饭后，营里要求各班分别召开班会，为的是互相更多地了解交流，艾班长说，自由畅谈，主要是讲家庭情况，入伍途中和到驻地以后的感受，个人打算和理想，比如为什么要当兵等等，不要拘束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

班里新兵初来乍到，互不熟悉，也可能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都大眼瞪着小眼的，互相瞅着，发言并不踊跃。最后艾北斗只好点着名，挨个地讲。

先被点到的就是金戈，班长说，一个大学生，说几句话还不太难吧？只是声音得大点，让大家都能听到，还得听明白才行。你就先讲讲

你是怎么受伤的吧。

“在家出发的时候，我就问驻地在哪儿，说是沈阳，结果到沈阳连车都没下，我又问还要去哪儿，说是哈尔滨，结果到了哈尔滨，下了车却不让出站。就在候车室里，从山东和河南来的两伙人会合到一起，带队的一见面，就热情地打招呼，我们新兵相互一打听，才知道是往一个单位去的，就在一起等着同一班列车。带队干部说不许单个人出来，可我就想在车站里走一圈。我碰巧跟铁马一起请了半小时的假，当时我俩也互不认识对方，只在站上上完厕所，随便走走看看。见一个带着大包裹的五十多岁的男子，刚从一楼爬上二楼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连人带包裹又从上滚了下去，躺在楼梯下面就不动了，路过的旅客来来往往，有的匆匆走过，有的停下来看一眼也过去了，现在社会上常有见义勇为的被人误解，反沾惹了事端这样的事儿。后来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，赶紧拨了120急救中心。铁马拉着我说，‘咱不能见死不救，过去看看，看能不能帮什么忙？’我多少也学过一些急救常识，见那人牙关紧闭，我捶了几下他的心前区，先把呼吸道给他通畅了，然后才做了人工呼吸。这时工作人员找来了担架，我俩就抬着病人往外走，走到车站广场的时候，那脚下都是溜光溜滑的冰，铁马走在前面不费劲地只管着急地往前走，而我根本就抬不动，脚下又滑，我也没走过这样的道啊，一滑我就向前扑倒了，铁马被我向后一拉，脚下也滑了，就仰面向后倒，我们都是下意识地向一边倒，以免压着了病人，结果是他的右胳膊肘儿正撞在我的右眼上，我头晕目眩地啥也看不清了，后来急救车来了，病人被抬上车，我俩就一个变成了‘瘸子’，一个变成‘独眼龙’了。”

全班人笑了起来。艾北斗没想到两个人是这样受伤的，好在起码不是因为调皮捣蛋，心想这两人心眼儿也还不坏，就赞扬了他们的行为。

“后来，我一看时间到了，就着急往回赶，到带队的周参谋跟前，周参谋和宋水清营长正急着要派人找我们去呢，一看我俩带伤回来，急火火地问我们怎么了，我就前前后后说了情况。周参谋别的倒没说，只说‘瞅你两个笨样儿，两个小伙子，人没抬好，还伤了自己，都是欠练那伙儿的！’”金戈绘声绘色地讲着。

艾北斗听完马上接着说：“没错，就是欠练！”

铁马倒是佩服金戈的口才，当着这多人，像讲评书故事似的，不脸

红，也不停顿，顺溜地就讲下来啦，要是让自己来说，就是憋出尿来，也讲不了这么周全。

“铁马就讲讲为什么来当兵，来到军营以后都有哪些感受吧。”艾北斗盯着铁马，看着铁马还没说话，脸倒先红到了耳根，就鼓励着，“别紧张，有啥说啥，咋想的就咋说！”

铁马心突突着，话没说出来，心倒要从嗓子眼儿里飞出来似的，吭吭哧哧半天，连续清了好几次嗓子，终于大着嗓门儿讲起来：“要说我为啥来当兵？我爹说，是奔个前程。我们老家地少，不够种的，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我爹说我一身的力气没地方使，又说我脾气属驴的，应该到部队里归拢一下，还说我管驴能管好，管马能管好，当兵也不会是蠢种，再怎么讲，当兵总比管驴管马强。要说当兵以后有啥感受，感受最深的是，穿衣服不花钱，连吃饭也不花钱，上哪儿找这样的地方？真是不赖！”

铁马说的时候，大家都忍不住笑。艾北斗也笑着制止说，笑什么笑？他说的不对吗？是真心话，实话！以后大家有什么话，就得这么说，直来直去，别掖着藏着的，少点花花肠子！当兵就得有兵味儿，啥叫兵味儿？心要清、意要正、体要健、志要坚、脑要活，以后就要练这些，从一举一动一点一滴做起，要说把男的变成女的，我做不到，但把你们变成军营男子汉，本班长还是有信心的！

在各自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，说话的气氛自然活跃起来，年轻的没有篱笆的心是容易沟通的，说起话来也就少了顾忌，铁马在正经场合说话时憋得脸红脖子粗的，放开之后，话反倒多起来。

“班长，我在家的时候就听说，咱们这儿冷得很，上厕所前，要带把锤子，是真的吗？”铁马很认真地问。

“带锤子？为什么带锤子？”艾北斗有些不解。

“说是拉屎撒尿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就会冻上，好用锤子敲下来！”

全班的人都笑起来，艾班长也抑不住地笑着说：“混说！冷归冷，哪有这么玄乎？不过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现在的室外温度，已到零下30多度了，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50多度，而室内温度却是零上20多度，室内外温差大，大家以后到室外，一要着装整齐后再出去，以防冻伤，

“二要进行冷适应训练，以防感冒。”

洗漱时间到了，大家抓紧时间洗漱，准备就寝。金戈坐了三天三宿的车，早就困得昏天暗地了，铁马手脚也懒得洗，倒在床上就要睡，被班长督促着，刷牙洗脚之后，等着熄灯就寝的哨声响过，才允许各自上床，两人一沾上床就酣然入梦了。

夜间，艾北斗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扰了清梦，铁马是鼾声如雷，且节奏鲜明，气儿从鼻孔响亮地吸入，又震动着嘴唇从口中呼出；金戈则是咬牙切齿地嚓嚓哒哒地磨着牙，还时不时地咿咿呀呀地说着梦话，两人此起彼伏的，连睡觉都相互响应着。艾北斗在心里悄悄地想，这两臭小子，毛病不是一般的多！

窗外，风声沙沙啦啦地呼叫着，试图寻隙而入，在密封着的窗户上无奈地打着旋儿，呼哨着掠过。一夜北风正紧，明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呢？

第二章

起床号响过之后，新兵们慌慌张张地穿着衣服，匆匆忙忙地往外跑。到门外，首先被冷空气冻得一哆嗦之后，便有人欣喜地惊呼着好大的雪呀，也有人在悄悄嘟囔着：“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天气啊！”

但不管新奇还是诅咒，这都是初历者的感受。对于长年戍守在这里的官兵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，这不过是冬天最为寻常的景致了，是决不会这么大惊小怪的。

天还没有放亮，但遍地的积雪反映着，人影绰绰，一种灰蒙蒙的色彩罩在雪地上。

列队报告之后，营长宋水清命令清理积雪。各班领到清雪工具后，按照各自划分的区域，在各班长的指挥下开始清扫。凛冽的寒风，卷起地上或房顶的细细的雪粒，像带着寒气的数把飞刀，从任何敢于裸露在外的人体部位上，毫不留情地划过。金戈体味着这种雪色和寒冷，不禁想起许多有关风雪的诗词，比如“风头如刀面如割”，比如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，比如“卷起玉龙千百万，搅得周天寒彻”，比如……

金戈这么想着的时候，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下：“发什么呆呢，快点干，干起活来才不觉冷！越是傻站着，就越冷。”

是班长在提醒自己，金戈已经感受到，这里的冷气有着穿透棉衣的威力。身旁的铁马，拿着一个不大的推雪板，正在一瘸一拐地埋头哗啦啦地，一趟一趟地推着地上的积雪，其实开始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清扫，甚至根本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个带着木柄的筒简单

单的木板。在班长示范之后，他才明白了，几趟下来便能熟练地使用了。

天色逐渐亮了起来，一夜的风雪洗去了天空的乌云和烟尘，让天空显得更加清冷而洁净，太阳在大地上洒布着光辉，但却那么的遥远，遥远得似乎令人感受不到它的温热。

卖力得近乎拚命的铁马，汗气儿从头上和脖颈边蒸腾而出，再加上口中呼出的热气，他好像笼罩在烟雾中。铁马的帽檐和护耳，以及眉毛上都凝了一层白白的霜，而汗水却从双颊流下，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，在这样的劳动氛围中，金戈第一次在一张人脸上，看到了汗和霜并存的景象。

每年新兵入营后，都会成为清理积雪的生力军。下雪就是命令，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。一般一场稍大一点的降雪，就足够两天忙碌了，新兵们在经历着许多的第一次。

早餐后仍是清雪。在出发前的队前讲话中，艾班长费了不少的舌头，盛赞铁马意志顽强，敢打敢拚，相较之下，又风趣地说：“还有的人干活不舍得卖力，宁愿瑟缩着手和脖子，勇敢地忍受着严寒，也不愿卖力干活，不过这不怕冷的精神也实在可嘉！”

艾北斗又讲了些干活的技巧，比如什么时候用锹，什么时候用扫帚，以及怎么使用推雪板，干活的时候不要轻易累得大汗淋漓，因为一旦停下来，湿透的内衣便会变得冰凉，搞不好就会生病。

听着班长不点名的婉转含蓄的褒中带贬的评价，金戈觉得像是在敲打自己。但对班长讲的一些干活的小技巧，还是感觉很受用。班内也进行了分组，铁马和金戈分到了一组，开始清理院区内所有水泥地面上的积雪。

推雪板的木柄上拴上背包带，一人在前拉，一人在后推。金戈与铁马合作了几个回合，却总是配合不好。金戈一个大个子，在前面拉没有力气，一遍又一遍地滑倒；在后面推也不行，不但自己用不上力，还时常扶不住推雪板而被滑脱，搞得铁马突然失去重心，时常猪拱地一样地摔倒在雪地里。两次三番之后，铁马来气啦：“你是麻秆儿还是面条？一个大个子像个假人似的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两手抓不住一只鸡！”

金戈嘿嘿乐着，纠正说：“那叫手无缚鸡之力！”

“对对，你还是自我批评吧，比我说得准确！”铁马无奈而苦笑地摇着头。

金戈干脆站在道边，欣赏起雪压之下的几行鱼鳞松，晶莹剔透的白雪像无数顶帽子，又像一袭袭雪衣罩在青得发暗的针叶和枝桠上，随口吟一句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松树是林中高洁之士啊！”

铁马在后面一边自己干活，一边怔怔地听着，心想：“你尽可以在那儿哼哼唧唧的，看冻的是谁？”

积雪终于都被清理完，堆在人行道边。新兵们觉得可以舒一口气啦，可是没想到，更繁琐的活儿，还在后边等着呢，那就是细致地反复地整雪形。拿一根长长的尼龙线，用以取直，把雪堆的上下拍实拍平，再用一块塑料的胸环靶上下抹平，造成一个梯形斜面，当顶面也被抹平之后，的确看起来美观了许多。这些活儿，铁马总是灵气得很，一教就会，一说就明白。在肢体动作和动手能力方面，他简直堪称天才。脑瓜子也特别灵活，也就是人们所称赞的会来事儿，自然首先得到了班长的垂青，班长便一有机会就向连营干部们夸耀，次数多了，也就起到了作用，就连新兵营长、教导员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这个吃苦耐劳、意志顽强又机智灵活的小伙子啦。

院区内的雪形整完之后，活儿并没有结束，又到了县城里的主街道上，那是军民共建的一条街，早已经形成了传统，每逢下雪，区内清理完之后，便要以更高的标准清理这条道上的积雪，并沿街两侧修出整齐美观的雪形，以便让老百姓看看，军队干活的标准就是高，因事涉及部队颜面，自然被高度重视。

铁马又跟金戈分到了一组，这让铁马惆怅满怀。铁马干活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抱怨的真干，而且争胜心极强，班里谁要是干在他的前面，心中便觉不服，凡事总想争个先，处处都要高标准。而金戈对这些仅凭一己之力的匹夫之勇却另有看法，不就是清理积雪吗？干吗这么较真？再加上他也确实没那份虎气和体力，虽然他并不是在有意偷懒耍滑，但这些想法左右着他的行为，干起活来不仅不卖力气，而且标准又低。所以铁马从心底里不愿跟他分在一组。铁马找了班长，希望班长能把金戈调开。但班长琢磨半天也还是决定不调开，这让铁马觉得很不如意，只好叹口气，怨天怨地地在心中叫苦：“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总跟这人冤家路

窄似的混在一起。”

两天的清雪之后，新兵营终于转入到正式训练，先就是队列训练和军容军姿的养成，这倒让金戈吃尽了苦头。队列动作不标准，行为举止不合拍，连站一会儿练练军姿，也禁不住乱晃，稍微一碰，就能倒在地上。所以屡次被点名，一次又一次地挨批。一个简单的动作反复多次地练，连一遍遍校正动作也让非常耐心的班长也失去了信心，干脆给他送了一个绰号，叫“面条”，仍觉不过瘾，又在面条之前加一“杂”字，使这“面条”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。

这使金戈的自尊心很受伤害，心中暗自苦恼，甚至对自己也怀疑起来，自己也觉得自己像根面条了，一个队列动作，铁马是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到位，又标准又美观。而到了自己这里，动作就变得僵硬，不连贯，不协调，一做就走形儿，连自己也感觉处处别扭。一个大学生反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，心中的委屈和苦恼自不必说，最要命的是有些丧失了自信。

金戈开始了反思，甚至怀疑自己，选择从军是不是选错了路？自己的家庭也还算富裕，平时集父母亲友的宠爱于一身，虽不是什么养尊处优，但每每因自己的学习成绩突出，受到的多是尊崇和赞誉，可为什么要到这个偏僻的边防，活生生地遭受这份罪？吃这份苦？他常常自问，自己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，值不值？但他又想到，就是因为自己体质差，意志薄弱，为了锻炼自己，才选择了投笔从戎，现在遇到了困难，怎么就打起退堂鼓了呢？可是每当他再一次地鼓足勇气，再一次激励自己的时候，又一次次地被摆在眼前的现实困难所击溃，面对与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的军旅生活，他虽然并不情愿，但不得不生发一波难以名状的懊悔，情绪自然低沉下来。听着战友调侃的“杂面条”的称谓已成习惯，一种羞辱藏于知识和涵养的掩盖之下，他选择的不是反抗，而是自惭形秽，是深藏苦楚、屈辱和愤怒的沉默，他时常把孤独的目光投向远方，看着那绵亘的起伏不绝的山山岭岭，伴着他飞翔的思绪和对理想追求的遐思，让他处于虚无缥缈的冥思冥想的愉悦之中。

金戈情绪的变化，自然逃不过细心的班长的眼睛。他也在思虑着，怎样才能帮助这个身体孱弱、意志薄弱和情绪低落的大学生？这成为他作为班长的挑战。艾北斗把自己的疑虑反映给连、营领导，他没想到的

是，金戈已经成为新兵营的领导们关注的重点了。教导员给艾北斗出了一招儿：“如果让大家都去关注他、帮助他，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自尊心，知识越丰富的人，自尊心就越是特别地强，自己还有一套自以为是的看法和想法。这样，既要保护和伤害他的自尊，还要改变他的错误认识。你先找他谈谈心，再找一个军事素质好的人与他结成帮扶对子，帮他提高身体和军事素质，不要急于求成，要耐心。告诉你吧，对这个大学生士兵的训练和培养已成为团首长思虑的问题了，你要开动脑筋，摸索一些带大学生士兵的方式方法，这个任务很艰巨，也很光荣，交给你这个一班班长，是营里也是团里对你的信任。该我们出面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出面，你还要把观察和思考的事情，及时反馈给我们，怎么样？有信心吗？”

受到如此鼓励的艾北斗，既感到重任在肩，又觉得无限荣耀，信心倍增地回到班里，马上分组，配成了帮扶对子。自然是训练成绩最好的铁马被安排去帮助金戈。艾班长很是虚心地向铁马帮帮自己，说是能把金戈帮我训练好，就是他铁马的大功一件，并用了激将法：“人人都说你有点能耐，领导们都多次夸奖你，如果你能把金戈的训练成绩提高上来，那才叫真本事！”

铁马果然信誓旦旦地满口应承，自己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心里却在想：我家的驴，我都能把它归拢得服服帖帖的，你金戈不就是个大学生嘛，难不成你比我家的驴还倔？我就不信归拢不好你！

于是，铁马真的按照对付他家驴的招数，开始对付金戈了。在他眼里，怎么看，金戈都像他家的那头驴，又笨又倔的。开始他还有些耐心，可是几番示范表演之后，金戈仍然进步甚微，更可气的是，居然对他流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。这让铁马一股怒火蓦地一下自心底燃起来，浓烈烈地烧向了金戈。可金戈毕竟不是他家的驴，铁马想着在家训驴的时候，除了用鞭子抽之外，急眼的时候，还外加一些拳脚。可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活人，而且知识上比自己懂得多，大脑也比自己聪明得多，看来要比他家的驴难对付多了。

因为不能像对付驴一样使用武力，铁马只剩下自己的独门绝技了，靠仿佛天生的嗓门儿大，嗷嗷地喊，一训练就吸引来不少的目光。这让金戈感到更是羞愧，一种抵触、反感和恼怒像火苗一样窜起来，本来还

受理智的控制，现在连这一点控制也不要了。

面对铁马简单粗暴的方法，金戈嗤之以鼻，既不愿意听，也不愿意练，一眼就看破了铁马的心思：“你以为我是你家的驴呢？把我训好了，你好突出自己邀功请赏？”

“本来我是想把你当成我家的马哩，以为你可能比我家的马强一点，可事实证明你比我家的驴还笨，更比不上通人性的马啦！”铁马被人一眼看穿了心思，又惊奇又恼怒地索性直爽地说了出来。

“你又比你家的驴、马强多少？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即使有点聪明，也不过是要弄点儿鸡毛蒜皮的小把戏，眼皮子底下活泛点而已，我本来还打心里承认，你在军事技能上比我强，应该向你学习，可你连尊重人都不懂，我还学什么学？你可以跟班长讲，也可以去连、营、团里说，我不要你帮扶，我不行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你要不愿意去说，我自己去说！”金戈生气地说。

铁马也来了气，无计可施，就跟班长汇报了。两个人搞得很不愉快，原来还有句话说，现在见了面，两人都懒得互相答理一声。

艾北斗不曾想，把两个人结成帮扶对子，对子没结成，反结了冤仇。他当然没忘记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期望，他对金戈还是充满了信心，只是一时找不到方法。他亲自付出巨大的热情，利用课内课外的时间，给金戈吃小灶，手把手地教，眼瞅着一点一点地练。可是随着训练科目的展开，内容更多，要求也更高，原来只是几个队列动作，现在又加上了体能，金戈更显得力不从心了。从室外的越野到室内的器械、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课目，金戈与别人的距离越拉越远。艾北斗发现，在金戈身上不只是个学不会的问题，从理论上一点就透，可做起来却笨手笨脚，尤为关键的是，意志品质太差，三分热情过后，根本都不愿听，也不愿练了，艾北斗觉得这不只是个教的方法问题，更是愿不愿学的态度问题了。

第三章

金戈的问题悄悄地摆在新兵营营长宋水清和教导员方月惜的桌面上，当着汇报问题的艾北斗和一排长何方亮的面，几个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起来，都是琢磨着用什么方法或是套路，才能训练出一个大学生来做典型。

营长说：两种方法可以解决，一是用前苏联元帅朱可夫的方法，你不会，我教你，你不学，我强迫你学！二是严抓细抠，采用魔鬼训练法。

教导员说：攻心为上，先找到病因和病根，搞清他是怎么想的，才能对症下药。

一排长何方亮说：军事科目和技能训练，我可以教他、规范他。

艾北斗说：有你们重视和想办法，应该能奏效吧？看来还得多想些招数，还是不对路子。现在他连起码的自信都没有了。

教导员说：那就从重建自信开始！

教导员从多个方面了解到金戈的许多情况，对说服金戈充满了信心，主动地不露声色地创造和寻觅着机会，跟金戈谈了几次话，由于两个人的知识面都很宽，随便谈一个话题，都能谈出很深的内容，这样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地融洽起来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在一个周末，教导员邀请金戈去踏雪，这是金戈来到军营后，第一次走出营区。两人爬上县城旁边的一个高高的山冈，是县城的制高点，从这里可俯瞰整个县城。这个县城的确是个不大的边境小城，一眼望去，小城尽在眼底，不过是横三条纵三条的道路，和高低错落有致的或

现代或古色的建筑，四周被山岭包围着，显得孤寂落寞而又独立，绵延的山岭像波浪一样奔涌远去，山岭上是深褐色的植被，与山野的积雪相拥着，一深一浅的颜色，鲜明地对比着，天然一幅千古不变而又灵动不止的壮美的山河图，就这样铺开延展在观赏者的面前。

金戈被眼前迷人的壮美震撼着，惊诧着，遐想着。

“我们就处在绵延祖国东北的著名的大兴安岭的末段，这景色怎么样？”

“风雪弥漫，山河凝固，像壮美的画，更像澎湃的诗，若不身临其境，做梦都难以想象！”

“十多年前，我也像你一样，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，来到这片土地上，也曾有过不平和沮丧，可当我来到一线连队时，我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另一种想法，沮丧之感一扫而空。我们的一线连队都驻扎在黑龙江边，站在江边，向对方望去，也是山峦起伏，秀美异常，那便是外兴安岭，也曾经是我们的国土，我想你也是学过历史的，帝制的集权和堕落腐败，民智壅塞，民贫国弱，致使丧权辱国又失地。过去已成历史，而现在应该由谁来戍边？这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承担，不是你，那就必须是我，总要有有人挺起铁肩，而且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前赴后继，铁肩相接，道义相续，薪火相传，只要我中华民族不灭，就必然有人来承担。这片秀美的河山，怎么可能无人戍守？”教导员方月惜回顾着历史，并说着自己的感受。

教导员的一番话是指点着这片江山说的，这样的切身之感，金戈从小学到大学，在一遍遍学历史时不曾有过，在无数次受教育时不曾听过，可就在此时此地，他通常浮于表面的感触，却突然化作一根长长的青绿的竹竿，一竿子插到了灵魂深处。

“你再仔细看看这漫山遍野的植被，尤其是山岭之上，你现在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它们，将来如果你到了一线连队，就有了许多进入深山老林的机会，那时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。咱们这个地方是高寒地区，无霜期只有70多天，冬天跨度半年有余，在这样以寒冷为主基调的地方，也有着它特色的植被。最多也最主要的树种就是松树了，我们叫它兴安松，在这里时间长了，就能体会到这些松树的灵性和品性，不同的地方，松树的品种不会相同，就是在这片地区，松树也分好多种，